

天在審



郭国松 著

GOD WATCHING

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· CHINA

014043241

I247.57
3414

天在音

郭国松 著



北航

C1731894

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•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在看 / 郭国松著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
2014.4

ISBN 978 - 7 - 5118 - 6244 - 0

I. ①天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3008 号

天在看

郭国松 著

编辑统筹 法律应用出版分社

策划编辑 李 群

责任编辑 李 群

装帧设计 马 帅

© 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印制 翟国磊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9

字数 186 千

版本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(100073)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(100073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118 - 6244 - 0

定价:22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GOD WATCHING

人类的恶，有时超出人类的想象



引子

从天亮开始，整个城市就被雷暴雨紧紧地包围着，黑沉沉的乌云，遮住了春江边上高耸入云的电视塔，令人恐惧的闪电，伴随着轰鸣和撕裂般的炸响，一波接着一波的大暴雨倾泻下来，仿佛要把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摧毁似的。

上午十点，正在上班的何铁腿上被叉车划伤，他请了假，趁着暴雨停下的间隙回家休息。

走到家门口，何铁掏出钥匙开门，发现大门虚掩着。“谁这么粗心，大门都不锁。”他嘀咕了一句，脱下雨衣，推开大门时，却吃惊地看到走廊地面上有血迹，一只皮鞋扔在地上，晾衣竿断成两截，痰盂也被打翻，一片狼藉。

这是春江市被拆得所剩无几的老房子，一栋砖瓦结构的两层小楼，楼上楼下各有两家人居住，中间有一条走廊，两家共用的厨房就在走廊中间，正对着楼下走廊的是四户人共同进出的大门，朝东，紧临车水马龙的中山路。

何铁的家就在进入大门的右侧。一盏四十瓦的白炽灯，走廊内光线昏暗。他拿着还在滴水的雨衣，蹲下来用手蹭了一下地板上的血迹，而血迹早已干涸。他好像意识到什么，突然紧张起来，随手把雨衣扔在靠墙边的一辆自行车上，伸手去开自己的家门，门虚掩着。

客厅里到处是血，他一眼就看见了妻子古美琳俯卧在茶几旁边的地板上，上身穿一件无袖的白底小圆点睡衣，下身只有一条不遮羞的内裤，光着脚，身旁有一大摊半凝固的血泊。

“美琳，你怎么了？”何铁发疯般地冲过去，抓住古美琳的右手臂，将她翻过来。她的头上有几处刀口，血和头发黏在一起，面部被血遮住，手臂和腿上也有伤口，浑身沾满了血迹。

他蹲下，把妻子抱在怀里，“美琳！美琳！”他一边喊着妻子的名字，一边将手放在她的鼻孔处，能感觉到还有微弱的气息。他顺手从沙发上抓过一个靠垫，放在古美琳的头下，将她平放在地板上。

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……”何铁惊恐地跑到走廊大喊。可是，这楼里根本没有人，楼上两家都已经在别处买房，搬走好几个月了，楼下的邻居是一对租房子的安徽夫妻，在服装城那里有个摊位，天天早出晚归。

何铁冲到大门口，一道耀眼的闪电过后，劈头就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，他吓得魂飞魄散，一把关上了铁门。

惶恐中，何铁又折回客厅，拿起放在书柜旁边的电话，拨打120。“我老婆被人砍伤了，她还没有死，快叫医生来……”扔下电话，他感到浑身发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坐在地上，把古美琳的头抱起来，让她斜靠在自己的腿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她的名字。

大约十五分钟后，120急救车赶到，一男一女两名医生进来，拿

出鞋套套在脚上,将古美琳放平,男医生翻开她的眼皮,用一个小手电筒看了看她的瞳孔,又给她量了血压,然后三个人将她抬上手推车。

“打110了吗?看你身上都是血,到时候说不清楚的!”男医生喊道。

听到医生的话,何铁这才醒悟过来,慌忙去打110报警电话……

1

在华丽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门口，站着很多等候出租车的人。一位看上去六十来岁的老人，背着一个边角磨损的黑皮包，左顾右盼地走向一楼大堂值班台，向值班人员打听高力仕律师事务所，然后径直走向旁边的电梯。

他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点，上了二十六楼。

出了电梯，左右两侧都有高力仕律师事务所的名称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向右边的玻璃门走去。这时，里边恰好有一位年轻的女士走出来。她穿着得体的小碎花连衣裙，高跟鞋，披肩长发，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漂亮优雅。她看到有人站在门外，便拉开门问道：“您要找谁？”

“我想找高力仕律师。”老人怯生生地说。

“他早就退休了，平时也不来所里。您找他有什么事情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叫何建民，我儿子被抓了，说他故意杀人。”他边说边把背着的黑皮包从肩上取下来，“我想求高老帮忙，救救我的儿子，他是被冤枉的，绝对没有杀人。”

“很抱歉，高先生已经退休很多年了，身体也不太好，他现在不接案子了。”

何建民有点不知所措，一脸茫然地看着律师事务所大厅，那里有一排排卡式座位，正在工作的人看起来都很年轻。他猜想，他们一定是律师。在大厅的四周，是一个个单独的房间，门上有姓名标牌。

“我一定要找到高先生，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。”何建民像是自言自语，坚定而执着。

“对不起，他真的不办案子了，这么多年都没有破例。”她耐心地说，“我给您介绍其他律师不行吗？我们是大所，有很多优秀的刑事辩护律师。”

“能让我见一见高先生吗？”何建民似乎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他哀求道，“如果他当面告诉我不办我儿子的案子，那我就死心了。”

她迟疑了一下，“您跟我到办公室来。”

“我是这里的律师，姓朱。”何建民跟着她进了旁边的办公室，他看到门上有一个标牌：朱茱律师。

何建民坐在旁边的真皮沙发上，显得很拘谨。他打开皮包，拿出一沓材料，放在茶几上，然后抽出其中一份，递给朱茱。

“公安局把我儿子抓走快一年了，昨天接到法院的通知，说案子已经起诉了，我们还没有请律师。”何建民说。

“原来是这个案子啊。”朱茱扫了一眼给他的那份书面材料，又

放到一边。

“别人告诉我，这个案子很复杂，一般律师也没有用，只有找到高先生。”何建民恳切地说。

“这个案子我知道，在春江市几乎无人不知。”朱茱说，“但是，您如果非要找高先生，那我就不敢保证了，他现在已经是八十高龄，确实很多年没有出庭了。”

“高先生一身正气，他过去打过的那些有名的官司，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印象太深了。”何建民摘下老花镜，擦了擦，然后以期待的眼神看着朱茱说，“你至少请让我见到他。”

“我可以转告他，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非要找高先生呢？”朱茱看着他，感觉有点不理解。

“这是个假案子，我儿子是被人陷害的。”何建民边说边在一大堆材料中翻找，“我写了很多上访信，可是，像我们这样的小民，没有人会重视，只能求助高先生能为我们伸张正义，只有他才敢在法庭上仗义执言。”

朱茱接过一叠材料，随便翻了翻。“您把材料先收起来，不用看材料，媒体报道了很多，基本的案情我知道。您把电话留给我，我一定转告高先生。”

请高力仕当辩护律师，这是何建民之前想也没想过的事情。这半年来，他找过好几个当地有名的律师，居高临下的傲慢、高昂的收费，都在意料之中。但是，他明确要求，必须给他的儿子做无罪辩护，被对方不耐烦地拒绝了。有一个律师当场揶揄他说：“我觉得你不用请律师，你自己出庭，连律师费都省了。”

他坚信儿子是无罪的，所以，无罪辩护成了何建民聘请律师的

条件。

最后,有人建议他去找高力仕,“哪怕下跪,也要请出高先生。”

一连好几天,何建民都在高力仕律师事务所等着,好像跟高力仕约好了见面的时间。

高力仕听到有人请他出庭的消息并没有特别在意。退休后的这七八年,不是没人来找过,都是大案子,被他一概谢绝。

没想到,何建民像个上访的冤民,每天就坐在律师所,高力仕感到事情似乎不寻常。他征求朱茱的意见,她连想都没想就反对说:“就算是个冤案,也犯不着您老人家亲自出马。”

何铁杀妻案,在高力仕的律师生涯中远远算不上大案。或许是因为丈夫杀妻,又有若隐若现的第三者,足够吸引公众眼球,从春江电视台到春江晚报、春江晨报,主流媒体轮番上阵,连篇累牍地报道,从伦理到法律反复解读,轰动一时。案发初期,你站在公交车站等车时,就能听到有人在议论。

外行看热闹,而高力仕毕竟是内行,报道所描述的作案过程让他疑窦重生。他一度觉得纳闷:媒体不懂,公安机关也不懂吗?可是,媒体的报道材料显然来自警方。

他思忖再三,这个案子真的有那么重要,能让他重出江湖?

不过,连他自己也得承认,他一生疾恶如仇的敏感神经又一次被触动了。于是,他背着老伴,让朱茱把何建民约来面谈,以评估出庭的必要性。

“我这老头子八年没有出庭了,今天居然来跟你谈出庭的事情,

你这面子太大了。”见到何建民，高力仕握着他的手说。

“我大女儿说，如果请不到高老，我们一家人就到律师事务所下跪。”何建民激动地说，“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子，完全是栽赃给我儿子的，只有您才敢仗义执言。”

“嗨，我就是个老律师，又不是梁山好汉，你以为我能包打天下。”高力仕有些惊讶，当律师多年，这是他第一次碰到如此执着的当事人。“我走麦城的经历多了。”

对何建民来说，这可是塌天的大事。儿媳妇古美琳突然被砍杀，险些丧命，儿子成了杀妻凶手，即便不判死刑，也会被处以重刑。但他死活也不相信儿子会杀他的妻子。以他的经验判断，一对夫妻，真要闹到动刀子杀人的地步，必定是水火不容。可是，他从来没有发现儿子和儿媳妇发生激烈的冲突，就是吵架，何铁也是让着妻子，这样的夫妻关系，怎么可能出现恶性的凶杀案呢？

“我刚退休，在国有企业工作一辈子，还算是有一定的素质吧。”何建民说，“法律那些专业的东西我不懂，就凭常识来分析，总得有个杀人的动机，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要杀人。”

“你为什么确信何铁不是凶手？”高力仕故意问道。

“古美琳死里逃生，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，不管是对警察还是家人，始终都不肯说出凶手是谁。”何建民又打开那个边角已经磨损的黑皮包，拿出一份材料说，“古美琳住院期间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何铁陪她。她对杀她的凶手这么放心，也太反常了，谁都不相信。”

高力仕翻看着何建民寄给公检法部门的材料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么是熟悉的人，要么是陌生人，她总要对自己被砍伤有个解释吧。”迷雾一般的案情，让高力仕产生了强烈的好奇。

“古美琳伤得比较重，当时昏迷不醒，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星期。”何建民回忆起一年前的情景时说道，“她醒过来之后就有警察来了解案情，她说记不清楚了。我们感觉她可能是害怕，不敢说，就慢慢做她的工作。后来她就说让我们去问她妈。”

“这真是有点奇怪，她差点被人砍死，还不肯说出凶手，找她妈干嘛呢？难道她知道谁是凶手？”高力仕放下手中的材料，抬起头来追问道。

“我们也是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她们娘俩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”何建民疑惑地说，“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感到愤怒的原因。你古美琳捡回一条命，不仅把凶手隐瞒了，最后还要嫁祸自己的老公，简直是天理不容！”

高力仕把报案材料递给朱茱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我走了这么多夜路，见到的鬼也多，这样的鬼还真没见过。”

“办案人员当时就来了，古美琳一言不发，从头到尾也没什么借口。”何建民越说越激动，“何铁跟他姐姐、妹妹轮流伺候她三个多月，如果是何铁杀人，警察来找她调查，怎么会害怕呢？她当着警察的面不说，非得等到出院一个多月后才说是何铁杀的，这太蹊跷了吧。”

高力仕看了一眼朱茱，“你的想法呢？”

“何先生说得对，这些疑点就是一般的人也能看出不正常，我感觉案件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。”朱茱直言不讳地说。

“能有什么秘密？”高力仕用目光询问何建民。

“我们一家人私下分析，最大的可能还是感情问题。”何建民说，“古美琳这个人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，谁会去杀她呢。”

这时，穿黑衣服的楼面经理推门进来问：“要点菜吗？”

“你看，我们只顾说案子了，小朱来点菜，”高力仕又补充说，“我是这里的常客，清蒸长江鲥鱼是我最喜欢吃的，每人再来一份炖辽参，其他的菜你们点，我请客。”

“高老，这顿饭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您出钱，我还是花得起这一点点钱的。”何建民一听高力仕要请客，顿时感到不安。

“你不用客套，这是我的规矩，”高力仕笑起来，“不过，要是我决定出庭，律师费是不能免的，当然也是象征性的了。”

话虽然这么说，高力仕却没有当面答应出庭，但是，他在内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。明知这是一池浑水，他也要卷起裤腿下去，就像过去的那些敏感案件一样，有人劝他不要去趟浑水，会得罪很多人，而他从来不吃这一套。

2

“老伙计，你不能接案子，这不是二十年前、三十年前，你已经没有身体本钱了！”高力仕刚放下电话，老伴一听说他接了案子要去出庭，不容分说地过来阻止。

高力仕让朱荣转告诉何建民，他决定出庭。对老伴的阻止，他没有说话，从书桌上拿出一根抽得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雪茄，正要点着，老伴眼疾手快，一把夺下雪茄。“你今天的抽烟计划用完了，不能再抽。”

“抽两口提提神嘛，宏观调控也太严了，我明天少抽两口好吧。”他像个受气的孩子，手里拿着火柴，看着被老伴抢走的半截烟，一脸无奈地吧嗒了一下嘴。

高力仕烟瘾极大，年轻时办案子一天能抽三包烟，退休后，每天也必须有一包烟陪着他。只是后来身体不太好，老伴开始对他采取严厉的限制，从每天一支烟，逐渐减到半支，再到现在的三天一支。

老伴手里拿着那半截烟，开始跟高力仕讨价还价：“你要是答应我不再接案子，这半支烟今天都给你。”

“烟不抽死不了，案子不管就违背良心了。”高力仕拿出一个电话本，开始打电话，“丫头，你开车马上来接我，我要到所里去。”

“你这是不要命了！”老伴眼看阻止不了，气呼呼地把半支烟碾碎在烟灰缸内。

“我保证，这是我此生做的最后一个案子。”高力仕看着被老伴碾碎的烟头，捏了几根烟丝，在鼻子上闻了闻。

“我跟你结婚五十三年，过了很多年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春江只要出大案子、敏感案子，都是你出头。”老伴满腹幽怨地唠叨起来，“你出场的那些案子，都有来头，有时候是针锋相对，公安局不高兴，检察院不高兴，法院也不高兴，就是司法局，也不想你给他们惹麻烦。”

高力仕伫立窗前，陷入长久的沉思，生命的场景，像电影一样不断闪过。他这一生，伴随着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；个人虽然经历过几番折腾，却没有大起大落，对他这样一个宁折不弯的人来说，实在是莫大的幸运。

高力仕生于富庶的江南，父亲在杭州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印染厂，虽不是富甲一方，却也成功地跻身于当地的上流社会。抗战爆发那年秋天，高力仕正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学生，父亲忧虑国内的局势，辗转香港，便将他送去美国读书。

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，他怀揣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证书回国。出国前那个富裕的家庭毁于战火，千金散尽，父亲带着家人远赴西南逃难十余年，战争结束后，一家人再次团聚。

高力仕回国后，在春江大学法律系担任刑事诉讼法教授。尽管

他是美国大学法学院训练出来的博士,但中国的法学教育被苏联的红色法学理论一统天下,英美法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。1952年院系大调整,春江大学法律系被撤销,高力仕在校内改行当了一段时间的英语教授。文化大革命爆发后,学生们就像中了邪一样,戴着红袖章,整天就在闹革命,动不动就会揪出一个教授,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在校园内示众。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让他感到恐惧,他悄悄地带着妻子去了香港大学,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回到春江。

再回到春江大学法学院,真可谓是劫后余生,满目疮痍。就是在那个时候,高力仕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起草工作。

本以为会站一辈子讲台,没想到,有一年学校从外地调来一个新校长,喜欢搞政治。高力仕看不惯,顶了他几回,校长不爽,他也觉得憋气,一怒之下辞职走人,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高力仕律师事务所。

高力仕辞职前,也挂在学校的一个律师事务所,时不时到法庭上征战一番。那时候是兼职律师,他出庭不图挣钱,也不做民事案件,专门做刑事辩护。不断有学生追问其动机,高力仕有时候会在课堂或者讲座上阐释一番,自然都是宏大叙事的内容。他出庭辩护的那些案件往往都很棘手,其他律师多半不愿意接手,经济上没有效益,政治上风险太大。

从大学教授变成了刑事辩护律师,他不愿意放弃自己守护一生的信念,时刻把程序正义挂在嘴上。在法庭上,他不断地跟检察官、法官发生冲突,最终演变为一个人与整个司法体制的战争。尽管他在妥协,但只要他出庭,这个庭审就不会轻松,甚至弥漫着呛人的火